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

門人淮南李春芳

選編

門人北海馮惟訥

校訂

書

答季彭山

承示惕龍諸說僅讀一二過諸生轉相傳觀并其本亡之尊意慮
今之爲學者淪於空寂甚盛惠也夫良知常寂常感無爲而無不
爲淪空執有要皆失真慮之誠是也第未知執事蓋常淪於泆濳
虛蕩識其病而亟反之故爲是誠也抑亦逆料其必至於是而預
誠之也今之學士僕未見其能盡除情欲之累而入於空寂者也
南野文集 卷二 一

二

若其誕蕩不羈則是志未篤切縱恣自是恐未可以此爲淪虛之
似至於執有而不化者則居然可見矣執事其何以救之

往歲朋友喜聽吾丈敷析經義然亦有以是病吾丈者僕竊意喜
者固未爲得而病者亦復失之吾丈講經本是發明此學使人知
所用力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日進於道非但爲經書添註腳立新
論以資學者談說助其文詞已也而學者乃以爲談說文詞之資
如是而喜則已舛矣有志實踐者所貴問辨討論明是非善惡之
實無徇偏見無蔽曲說然後可以造道以講經爲病則將任胸臆
之所裁幾何不徇於所蔽而去道愈遠耶此僕所謂喜者固未爲

得而病者亦復夭之者也然吾丈於經義自童年時已能深思默悟有出於舉業之外者既知學脉引伸觸長精研妙詣所自得者益多然則精神之所流注恐未免習心根據其中將有潛滋密蔓爲廓然大公之累而不自覺者亦未可以爲小小疵病而不知察也吾丈臨政處事光明磊落自是學力所到至於時以才氣智識攬和未能純是性靈作用或亦緣此堂下之言不足以仰契高明聊效芹曝之私亦渴欲聞教庶以來吾丈之盡言云耳

答霍渭崖

承示復湛甘泉先生書謂春秋書春王正月實創制垂憲前古無此書法蓋孔子作之也聖人力量與衆不同堯舜禪讓湯武放伐

南野文集

卷二

二

孔子立教垂憲皆常事也盥手莊誦無任悚惕自學術不明人多依違苟且於俗情世態之間詭詞飾行曲遂其私既非聖人心術又焉知聖人力量仰承來教真所謂震雷驚霆警世聾聵非但依經闡義而已所以證周人改子月爲歲首而不以子月爲正月春秋書王正爲寅正而非以夏時冠周月反復詳盡覺我未悟然徐而思之猶有未盡領畧者經書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正月無冰僖公十年冬大雨雪成公十年二月無冰皆紀異也周不改月則冬之雨雪春之無冰固其常候矣亦何足爲異元史授時曆法上推往古下驗方來考左傳所載日南至者三獻公十五年僖公五年昭公二十年皆正月朔則皆改月也以曆法推之皆

合經書日食三十六以改月推之合者十七先一月者六失閏也
先兩月者二再失閏也若不改月則惟再失閏者兩月可合而其
餘皆不合矣豈舊法盡繆乎古今制度雖時異世殊然朝會大事
必於歲首經書公卽位者八其七皆在元年正月周不改月而以
子月爲歲首則卽位當在冬十有一月孔子書王政爲寅正豈取
子月之事而繫之寅月乎凡此數端嘗稽訂紬繹竟未融會某又
別有疑義并附請教今傳經者發褒貶之說立正變之例竊惟聖
人作經以立教其所褒必其可以爲後世訓者其所貶必其大本
足觀而小節未盡者春秋載五霸之事莫盛於桓文桓文蓋無父
無君之尤亂臣賊子之魁其行事之可稱者猶不免假仁濟私爲

南野文集

卷二

三

三王之罪人而何足褒之以爲訓夫亂臣賊子無父無君則大本
已失亦奚待事事而貶之今考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晉文之命秦
穆之誓衛武抑戒賓筵之詩皆可以爲訓者則筆之於書取之於
雅而葵丘五命首止盟辭皆削而不錄聖人之情殆可見矣孟子
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凡今之所詳皆
孔子之所不欲道而傳者也孔子不欲傳之懼滋亂賊之惡後人
顧繁衍增益以爲春秋之義如是或者其未然乎夫亂臣賊子之
所爲泯而不傳猶懼其傳直斥其無足道不足置褒貶於其間猶
懼人之喜談而樂道之若不正其本而徒取其彼善於此者而是
非曲直加焉亂臣賊子將有所藉口矣故某竊以爲詳載其事爲

黃世訓名書詩之旨盡削其迹爲萬世戒者春秋之義也高明以爲如何某不敏竊有志師友講習之益而在苒歲月未諧素心仰惟高明振斯文以覺來學伏惟不鄙俯賜啟迪幸甚幸甚

答錢緒山

先師格物之學真是如古人切磋琢磨瑟僞憺赫喧精粗表裏密切周徧然皆良知本來如此未嘗於良知上增添得些海內同志如兄與龍溪數公直是如此用功近來朋友却是看得忽易某嘗謂舜格事親一物千變萬化夔夔齋栗以終其身若聖人能忽易得即是回念作狂矣如何如何未緣親就企望教音彼中同志會聚幸道此少見區區愛助之情

南野文集

卷二

四

寄黃久菴

新擢益 聖眷所注喜慰何可言但今日事勢有非一人一日之功力所能轉移而閤闕之者要在執事誠心實意乘機邁會操舍急緩隨乎時利鈍成敗付之天而無一毫求可求成見小欲速之心則凡百施爲拍拍中節天下可幾而理矣用人之道不必人人如己苟任之當其才率之以其道鼓之得其機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向蒙垂諭謂必須一分曉不可放過此自君子取友輔仁之方恐未可以爲因才器使之則也如何正憶弟遠來諒自有處分既在彼中更須周慎無使女醫之徒得以出入無使游偵因而有所媒孽此是第一義諸僕久無紀綱須時借威重根究警察

庶幾不至日後不可收拾耳王明谷須留在彼中卽以此事託之
俟洛村至更代乃善餘來者能悉

答裘魯岡

論及告子之學所以警發某者至矣卽其言曰性無善無不善而
其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亦以爲可則告子豈冥悍自用
者冥悍自用而能不動其心則後世孰非不動其心者哉愚意告
子蓋有見於性之無善無不善吾惟得其性而已凡求諸心求諸
氣以爲善者皆不得爲善學也此其見豈不高明超脫而何物足
以動其心耶然有見於無善無不善而不知善不善之莫非性也
有見於後世求諸心求諸氣者之未爲善學而不知性之未始外
南野文集

卷二

五

乎此也其自信以爲自得其性而不自知其陷於意見不免於正
助之欲矣以告子之高明超脫猶未免於意見之病然則吾輩之
所以自陷溺者可不思所以自拔哉幸有以教之

答李古原 三條

來教謂儒者專以著述爲務其教人又專以存心爲言不知已馳
心於言語文字之末其所著述非其所急務誠然誠然著述所以
明道豈足以害道然專以爲務則務外矣存心是聖賢第一義君
子者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者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而孩提無
不知愛無不知敬大人者不以貨色名利自私用智斷喪其赤子
之心者也如是而學是謂身教徒以爲言則非教矣夫道由之而

後知知之而後言億而知之億而言之則於己於人皆不足以達道故好學則無物非學言語文字亦學也身教則無行非教言語文字亦教也來教所謂卽行以明心因心以爲學僕何足以及此而亦安敢不自勉哉甘泉先生諸著述亦各發其所蘊吾輩治身心之病諸書皆如藥方取其對證者服之則邇言莫非精妙不然則五經四書未必爲功也何如

二

承翰教諭以知行合一之說此固今之君子向所共疑而近乃釋然者也敢述以請夫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而已心之良知之謂知心之良能之謂行良知良能一也故行也者知之真切運用而

南野文集

卷二

六

知也者行之明覺精察本合一者也知而不真切運用是謂億度非本心之知行而不明覺精察是謂冥罔非本心之行矣故學以不失其心者必盡其知行合一之功然後能得其知行合一之體故事親而知行合一則得其本心之孝事兄而知行合一則得其本心之友讀書講論而知行合一則畜其本心之德以至事物細微無徃而不知行合一則無徃而不盡其本心之條理曲折此合一之學所以異於後世之知而不行行而不知終入於億度冥罔而不得其本心者也心之精微言不能宣何時披晤傾竭所懷

三

向承翰教諭知行之義雖微覺小異不害其爲相發然鄙意以爲

心之所同者是非非之知學之所同者致其是非非之知致知之功一念不欺微疵不存則雖制行殊方立言異說庸何害其爲同雖然誠致其是非非之知則知行固合一以進而不容頃刻先後之矣夫辨別精微之謂知作用真切之謂行故孟子以巧力譬之然巧者力之巧力者巧之力張弓而射巧力俱到非力則巧無所着非巧則力無所運巧有餘而力不足力有餘而巧不足皆不足以命中此合一之說也微有先後則兩無着落矣高明以爲何如

寄王龍溪

四條

頃聞訪道吳門遠想仙跡飄然自恨宿無靈骨不得陪奉言笑浮

南野文集

卷二

七

漚身世閃電光陰眼中色色種種豈有一毫干涉凡情不能割舍真是自愚自累卽今斷塞多岐蹉踏實地深思猛省禪密精專庶幾不負尊教耳程松溪到數日矣約遲遲迎心齋荆川枉教第恐心齋有老親荆川不肯入鬧場中耳南玄亦約相過然世緣未盡但能作倏忽遊鶩馬淖地幸兄徹骨一鞭也

中離此來且得與諸兄翱翔台蕩收拾精神完養性命了此一大事此日不再此會難得蓋僕今而後悔之晚矣十月間想同過金陵附近同志諸兄期於牛首燕磯第恐不能久居中離來時當別作期會也老師年譜宜乘時修集然前輩修譜自有法度須相倣效不可自出意見譜無法言無文其傳必不遠成稿幸商訂入刻

未可草草也廬陵作宰數月真可使民無訟昨畧節序入未盡事情江西之變獻俘北上蓋恐西北徼備東南耗財倘患出意外幾不可測直欲止親征爲社稷計逆知上意必怒諸奸黨必讒而不暇顧也親行以當之又先題知以杜諸奸之口中間遣回旗牌不奉大將軍鈞帖皆有曲折得宸濠賂餽要津簿籍立命焚之江彬欲假此有所羅織以大將軍牌遣中貴十數輩來詰遇諸鎮江氣勢洶洶諭以禍福曉之義理其人羅拜而去竟以此爲諸奸所沮不得見上初欲乘機遣會撥亂反正竟亦不得行矣此二事諸兄當有能聽其詳者以無可憑證未及序入幸商確何如也紀講學一事所貴簡要包括孟子七篇有發明宗旨處有辨折異

南野文集

卷二

八

端處卽此便可爲法向見象山譜亦畧得之猶有未盡諸兄細加裁教當不爲苟作也

二

遭喪以來精神大覺耗損靜居點檢半生種種作用與所謂靜專動直靜翁動闢者實相背馳如之何其能有諸己如之何其能克實光輝夫志專之本也慾忿翁之賊也一放過則無學可講一透過則亦無學可講要須真實朋友夾持乃不虛浪徃在南雍兄拳拳拯我藥我當時自是心勝未有以承之乃今不得朝夕繼見念之悵然倘便差南來索我於浩溪幸甚

四

聞鬱攸之變先師遺稿并作煨燼良可慨也洛村匡廬之期久候不至何耶昨過此住數日期七月復來匡廬之興未已兄能不孤夙期否東廓去冬來會南明直是功夫縝密須臾不離朋友中往徃起發然求其真辨箇明德於天下之志真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未可多得嘗思譬之行路吾輩直須穩步疾走作後來人引導此實切望於兄而弟亦不敢不竭力撐持也良便布此不多及

答方三河二條

政學本非二事學以求盡其心故真誠惻怛克周徧滿其臨民也生養安全非以市恩懲責督罰非以示威其與人也遠而不攜邇而不褻非以用智恭而有禮非以納交嚴而不怒非以寡怨毀譽南野文集

卷二

九

不驚利害不怵非以作氣無所不盡其心而已矣執事之高明茲固不俟瑣贅然平日相與規切之義舍是無所自盡者高明以爲何如

二

執事謙光下問雖邂逅傾蓋者猶感盛意况素辱相信相愛如鄙人者乎嘗聞古之君子視民如傷故能愛用財如己出故能節見不善而內自省故能恕心如太虛利害毀譽如浮雲故能應常應常定故動罔不當此非戒懼慎獨精一之至者未易言也疇昔相與切磋此道今執事對局臨境正受用得力之地千萬慎重千萬慎重百凡惟稽故事順民情大度長才遊刃其間自有餘地承愛

念之厚恨未卽傾倒然皆執事素諳熟習復瀆言之譬之勸加餐者不能別其異品惟俯鑒幸甚

答王在菴

承示莊子語足知吾兄簿書倥偬而好學不懈若此莊子雖未能無蔽要從自己實踐中立言吾輩因其言以求入種種嗜欲不全放下終難湊泊直須胸中打疊潔淨不著古人一語而心心相契乃是吾輩真實命根此孔子所以欲無言者也近覺學之不進皆由談說想像糜費實踐功夫每一思之真是耳熱汗下良朋日遠何以教我

答友人

南野文集

卷二

十

無自欺三字是心學真訣吾輩正坐自欺耳人心赤子之初木自澄靜無欲後來染習種種多欲夫種種欲之種種克之是自纏自縛遂旋自解必無盡脫之理要得脫盡不如不縛孟子言良知是指赤子之心大學言致知亦是完全赤子之心吾輩且晝所爲多是梏亡而徒想像心體展轉語言自欺莫甚歟某歸來應俗始知學力未至嗣此當別求實地穩步惟兄教之

答戚南立

虛囘之教非某所及然不敢不自勉也古之人富貴利達名勢紛華淡然不入於其心其學之所至至於見善則遷聞過則喜然孟子以爲猶有大焉者謂其遷善改過猶未免以己與之也夫遷善

改過以已與之猶未足以爲大况如某者富貴利達雖未如世之
沉溺而幾微隱約猶有未能忘情者其遷善改過所謂泥裏洗土
塊何足以與於古人之虛懷者耶近得與龍溪切磋而後知猛省
欲根澄潔心源仰冀惠然枉教庶幾有寸進耳

答彭雲根

某於執事未嘗瞻奉顏色而相聞有日殊切馳嚮遠動翰教獎借
過情非所敢當然頽惰因之警發不啻拜百朋之錫矣致知之學
傳自孔門而後世求之聞見知識以影爲形先師陽明公闢慎獨
之訓而爲之言曰獨知也者良知也戒慎恐懼毋自欺而求自慊
所以致知也於是學者恍然知明物察倫精義妙用不遠於心而
南野文集 卷二 十一

得之然邇來亦未免求之講說想像亦歸於聞見知識而已矣人
心虛靈雖小人閒居爲不善者與聖人同然涵養擴充不以欲蔽
使虛靈之用火燃泉達足以保四海則君子之所以克念作聖者
也擁爐諸作皆執事精詣之見既聞教矣更願靜觀默識姑置古
人種種論議如生在未有文字以前直從自心虛靈獨知涵養擴
充以得其爛然不可欺勃然不可已者則凡荀程歐子之言其精
純者皆發吾心所自有而其疵駁者亦足以知其受病之所自以
爲內省之助此固古人多識畜德之道計執事用力於此既深當
有以教我

奉別且十年真朋離索所與講習者彼此根脚不實精神虛泛意氣浮動漫濫相扇淪胥以溺去歲龍溪相處逾月始覺舊習之非新春移居道院日與諸友求歸根復命之實細細尋求只是聲色貨利斬截不斷所以放舍生產作業不暇自生纏繞自作障蔽種種談仁說義只成戲論始知前輩所謂在身忘身在家忘家者方是格物致知然非有真志真功不容以虛見虛說湊合此語也諸友相與者亦有數輩漸造真實悔舊圖新乃知成已成物實是一事從前誤已誤人悔之已晚惟兄不棄而教之承文旆抵浙卽遣書到天真尋訪不得復以書還此會可謂樂事無涯所願諸兄不護已私不執已是虛心開懷相薰相摩不枉此百年勝事也年譜

南野文集

卷二

三

當及時成稿須用老亭象山二譜作樣大書分註各有法度畧摘書疏中語須文簡意盡於道有足發明使人不必求全文而大端已自見可乃善門生似不必附入前輩無此譜例且恐同志或生諍論無益有損種種神異似亦可刪無已則別爲紀異錄乎然聖人所不語者何爲割舍不得也譜中已稍附鄙見隨處批註尙俟尊裁

答甘泉先生

近日士夫論致良知之學徃徃補良能一語以爲良知猶有未盡某竊疑之乃不知本先生云爾也然大學只言致知不言致能孟子亦只言知愛知敬而不言能鄙意能知愛知敬卽是能致此知

卽是成能卽此是學而問思辨者問思辨此學而已勿忘勿助者勿忘勿助於此學而已不知先生尊意以爲何如

答張紹中

僕之學何足以爲人師而紹中撝謙執下僕亦冒然當之不辭以紹中真切懇到之意不可虛且不可逆也夫學莫大於真切懇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真切懇到故也朝聞道夕死可矣真切懇到故也悠悠虛度言行不相顧表裏不如一則不能真切懇到之爲病耳紹中寬裕溫柔仁者之度而或者謂宜濟之以發強剛毅鄙意以爲只真切懇到致其良知則自然宏毅足以勝重任而遠到矣惟紹中念之

南野文集

卷二

三

答嚴節推

二條

先儒論人之不幸以無恥與不聞過爲大夫過未易聞雖有告者未必能盡古之聖人設誹謗之木欲盡聞過而已故謗者聖賢之所幸至於聞譽則惕然如負芒坐針以爲未能無一毫之不稱也知耻故也僕每當毀譽之際亦自動心但提起此意便覺有進步處此未足爲執事道聊效進修之助耳今人有志者少無志者多猿案之間欲求一德一心傾竭肺腑豈可多得但在我者坦然蕩蕩如天包海涵使皆囿於其中則莫不樂爲我盡凡易之道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亦其常也

來書忿喜怒播威福之說足知哀矜惻怛異乎深文巧詆者也斯民何幸斯民何幸萬事皆本於心凡法官心刻則法刻心恕則法恕心精法精心粗法粗推之又不但用法爲然故心學不可斯須離也然今世有志者少志純潔凝定者尤少執事之志卓立如是更加純潔更加凝定前書所謂未發以前氣象有不思而得不言而信者矣

答王仁仲

心無動靜學亦無動靜惟是志向堅定真實則雖紛紜膠擾如有柁之舟縱遇風波搖蕩一振便轉矣用力與靜時難易固有不同然官職既脫謝不得且須隨分如此若待靜而學則虛糜歲月多矣高明以爲何如各以事牽未及歎承然此事不在多言但辯得徹底真心卽無適非道惟仁仲念之

寄吳伯升

南野文集

卷二

十四

書院想已結期近日諸友精進何如朋友羣居貴開心相告虛心相受乃能有益古人修身如今人業舉業舉者欲其中選修身者欲其中道欲舉業之中選則必出其所業與朋友商之一字一句務求極純無疵而後發有志於中選者欲身之中道則必吐露真心與朋友商之一念一言務求極純無疵而後爲有志於道者近世學者於舉業亦不肯傾心商量少被指摘便赧然憤然不能堪受故人惟阿意曲承相與爲諛而已至於心之病痛逾加遮飾掩

護不肯吐露故見人之過亦始與之遮飾掩護如所謂恕已量
者蓋其心惟恐人之報之以忠告而自已無所躲避也此正切要
之病幸相與共戒之

答魏莊渠

向承示六書精蘊首卷數十字發明古學皆平日所嘗聞教意思
精到渾成不假安排嘉惠多矣第其他未緣遍觀盡識竊意古人
制字本少後來增廣日多作者未必皆有至德所作未必皆根至
理今欲一一發明以意逆志恐未能盡如首卷數十字之渾成無
瑕也故鄙意以爲此書不必盡備執事推自得之實以淑諸人莫
如別爲論著如體仁說等指示學脉開闢路徑使人實踐而深造
之要之此心此理自可俟後聖於百世縱使前聖之精制字以示
後聖之蘊不必因字以發亦未爲不可尊意如何某因學無聞惟是
粗浮病痛日漸體察明白乃是真根真命之學誠不容鹵莽滅裂
聲音笑貌爲也執事不棄愚陋有以教之

答朱芝山

伏承手翰謂此學却是失真却難得真實意思訓詞精切感激佩
服但謂良知無下手得力處稍得萌芽又被摧折而况果是萌芽
否耶此却恐求良知太深是以自信而復自疑也良知卽是獨知
顯淺易知簡易易從蓋雖童稚愚蒙獨知未嘗不明雖放僻邪侈
獨知未嘗不良雖昏迷蔽昧獨知未嘗可以自欺孩提知愛敬乞

人不屑嗜之食小人見君子而厭然况學者乎慎其獨知日精月明五常自行皆由此出苟自欺自迷則日晝所爲牴之反覆雖其事親從兄亦義襲而已矣故學問之道惟此知最真最近不假強爲不待遠取上智下愚皆可持循吾兄猶謂無下手得力處何耶夜氣之說是爲己斷喪良知者指點端倪使日晝有用力處故曰好惡與人相近言羞惡是非之知不容泯滅佳章所謂非待夜始清者也後世舍獨知而求之虛明湛一却恐茫然無着落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自是老氏宗旨老氏致虛守靜窈冥玄默夫杳冥玄默則不可言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若聖人之學曰修辭立其誠而已曰言顧行行顧言而已曰言不盡意不言而信而已豈

南野文集

卷二

六

若老氏所得者耶老氏所得在此所蔽亦在此其流爲爲我爲自私亦不可不察也

答陳履賢

履賢資質甚美志向甚正惟是求之急迫是以欲速不達急迫與立志真切不同急迫只是私己反爲不誠來書所謂憤激病重者旣自知矣惟憤激故不能慮以下人不能慮以下人故種種拂亂而矯僞狂妄之譏皆所不免夫譏者固不能亮履賢之志然志旣未誠則固有僞妄在到此不痛懲僞妄盡檢點平生大欲洗濯蕩滌使德盛禮恭可以養人於善而徒委之魔業付之無可奈何則終於不誠而已矣誠則動靜合一細微曲折心無不到而亦自脫

灑落又焉有牽纏架漏之病誠則常精常明又焉有當局則迷
專往則悔之病履賢欲求深根固本只在立誠來書所謂將虛與
認作堅志正是以賊爲子此憤激所從生而百種病痛所由出也
消此一病則無適非道然非師友夾持恐不能以離索之力消磨
得也

寄劉三峯

書院中朋友聚散何如道學志切則會友自不容已然數聚數散
而於身心病痛包藏掩覆不肯指點洗刷責善之言不肯虛受則
猶之無會而已矣古之人去不善真如惡臭之著鼻如疾病之在
身志不如是則亦只是改換念頭病根依然俱在如此悠悠蕩蕩
南野文集

卷二

七

而欲心體瑩徹是拂浮塵存積垢而望鏡之明也朋友會聚幸爲
致此意相去千里無任拳拳

答王鯉塘

來教謂千病萬病皆軀殼生出誠然誠然夫不從軀殼起念雖富
貴功名何者非道從軀殼起念雖道德仁義何者非私今修身學
道者要得自家種種皆好似是爲己而究極根源未免猶是務外
好勝裏許盡軀殼之私須是善與人同方能脫離軀殼不然却恐
七重鐵城內天君出頭不得也如何如何

答補之玄畧純甫思畏

得書知補之病痢初愈玄畧遭大故兼承保畜之諭極荷眷念大

抵衷中亦須常得朋友提撕不然或哀傷大甚或牽泥浮文皆足以耗斃精神而所謂必誠必信者反有所不盡勢則然也古人居喪讀禮亦是涵養孝誠立畧於此想自分曉補之諸友却須時常相過無使立畧寂寥也學無巧法惟是此心真實卽無復可言苟此心不實則亦無復可言純甫思畏書中所謂習心乘間竊發而不自知覺而悔之則已無及者恐亦只是欠真實之故不可謂有真心而舊習猶爾也不自慊卽是自欺此中容分毫解說不得區區草土餘生無復他志襄事後卽爲深林長谷之計倘不卽死爲諸友作異日匡廬主人也

答友人

南野文集

卷二

七

自先師提掇孔門致知二字士大夫始諄諄然良知之學相傳浸久習其說不既其實知字或未有的確若之何致之蓋孟子良知徵諸孩提言赤子之心也吾人爲赤子時意慮不作慾習未染愛敬中出是非內明不由學問匪涉思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博學學此力行行此問此辯此思此得此聖功也而或意必內萌功利熾然離真起僞日迷以遠覺而修之所貴息黥補劓復歸其真而顧憑其意必不淨之體輔以聞見思索之知展轉混惑各安其習語上達者淪虛語實踐者逐物雖復邁往篤切要爲假借近似歸於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今之真見良知者或寡矣故或失則忽或失則滯或失則無忌憚或失則多顧慮皆起於功利蔽於

意必根其穢雜知見緣餘離似爲真離本爲遠既居之不疑則欲反無由誠可懼也

答人問學經

承下問孔顏之學幸甚幸甚蓋堯舜相傳曰人心道心惟精惟一孔子得其道以教當世其答顏子之問曰克己復禮爲仁仁道心也夫道心之微也而克周不可窮故行之而千變萬化不可勝用言之而五經四書不可勝載五經之言言其行也教人行之非教人言之也由漢以來講五經四書精研其義者爲不少矣然而如孔顏之自得者或未之見何也求之書不求之心言其言不行其行蓋孔子之學易曰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夫

南野文集

卷二

五

居安乎易之序而後能樂玩乎爻之辭矣世之學經者能如孔子之學易者乎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今之學經者其果求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乎學之不講數百年於茲矣今世通患大患無志有志矣患無師友講明安於所習自以爲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不自知其違道遠矣凡執事所以致力於孔顏之學者何如所得於經者何如能一來講求其志幸甚幸甚

答曾思極二條

來書皆從身心踐履體貼發問非苟爲浮辭飾說足知爲學不鹵莽也喜慰何如所謂中無定主馳騫紛華學脉病源已曉然明白僕何言哉夫良知本靈良知本誠千變萬化中主常定非強作之

也毀譽榮辱得喪禍福牽誘於外心生愛憎情存取舍自蔽其靈
自賊其誠故主宰搖奪而內多疑沮如來書所謂心有所不屑爲
而事不得不爲有所欲爲而勢不容以爲此正是良知本靈是非
本明而未免爲毀譽得喪愛憎取舍牽制搖動凡此只緣志不真
切之故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
於死者死生大矣欲惡不存而况毀譽榮辱得喪禍福之小者果
孰爲可愛孰爲可憎者耶無可愛故無可取無可憎故無可舍愛
憎取舍兩忘故心同太虛常明常定千變萬化真實無妄當行則
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又何疑沮之有來書述僕嘗言
心有不善事無不善夫事之不善皆生於心心善則自無不善之
事故曰事無不善非謂心既善矣則百無所擇而可以無所不爲
也若一心有所不爲一心爲事不得已曲爲之卽此曲爲已是毀
譽榮辱得喪禍福所牽已失其有所不爲之心矣心曲事曲事曲
心曲未有隨俗習非而良心昭然獨存者故大學言身心意知物
一是都是一錯都錯所言格致誠正修一了都了一不了都不了
合外內之道者也大抵學莫大於立志孔子言志學志仁志道匹
夫不可奪志濂溪言志伊尹之所志陽明先生言志者人之命命
不續則人死病源學脉端的不外乎此千里拳拳言不盡意願思
極無忽乎其志而已

承手翰諭及處俗事多生厭燥所與共事者非吾黨易動客氣夫厭燥非必因俗事而後生也要之有厭事之心故遇事輒發耳客氣亦非必非吾黨而後動也吾心客氣本未消除故拂意斯萌耳苟心不厭煩則無事非道安有可厭之事客氣消盡則眾寡小大處之如一又安有動氣之時故曰與人忠執事敬此仁者之事蠻貊可行思極試驗之此心以爲何如

答戚補之

來書謂涉歷得喪死生之際外面雖若整暇而透裏檢察終有不安貼者在足見補之用功細密不苟且放過也凡私意甚微處却是真却是聖凡大界限然須從根本究竟始得昔人謂齊得喪一

南野文集

卷二

五

死生者言得喪死生皆循其良知耳良知本體生亦自愛死亦自惡得亦自喜失亦自憂皆其虛靈之因應變化如太空浮雲起滅無礙即是死生得喪處之一也今俗人以死生得喪爲心固有所著然以齊死生得喪爲心者亦是從死生得喪上發心亦有所著有著卽是作好作惡卽是凡情惟循其良知無所倚著卽是真好真惡卽是王道卽是天則此須立心之始有著無著一一分曉則凡情自別天則自見若只於不妥貼處洗滌却恐是支流辯濁清也來書又謂官極小精神力暈須極大此是補之仁爲己任之志然就中亦須檢察若從官大官小處發此心則猶是凡情俗根也此根不拔宜其於叢脞之中利害安危倉皇躲閃如來書所云者

皆枝葉之發生有不容自己者耳到此更不可於倉皇躲閃處着力揚湯止沸不如火滅而沸自息矣相別之後相念益深來書脫樊籠就陶冶以了平生幸甚幸甚然亦不必以此累心卽當官有種種不誠處矣乞休之舉恐亦未便得間則脫屣而往耳用志精一則無地非陶冶自作障礙則無地非樊籠此亦不可不知也

答蕭文奎

移舟言別擬夜泊荒濱對榻論心而事勢左阻惘然分袂茲承子書謂離合忻戚有主張之者非惟不當容心抑亦不必容心此聖神所以樂天哲人所貴知命者也又謂吾輩受用只是此學更無分毫可疑幸甚幸甚夫學以性命爲宗然性也有命君子不謂性

南野文集

卷二

三

命也有性君子不謂命何則天人一體性命無二謂性者以強力必致爲功故不足以知天而盡性謂命者以縱任無作爲賢故不足以知人而致命凡此各有所倚未免二之意見爲蔽迷本喪真矣昔子思語盡性而察鳶魚推隱微鬼神闢隱微之旨蓋言命也孟子語知命而遠巖墻避桎梏立順受之教蓋言性也道不可以用智求理不可以無心得故君子無所不用其心而未嘗有所容心所以順性命之理通神明之德豈容毫釐倚著將遂千里謬迷哉把玩來教因徧示朋儕莫不矇發醒解深省惕然第稍疑執事不容心一語似有所倚得無深信乎性之有命而微忽乎命之有性耶知容心爲病遂并與盡心爲疑耶夫強力必致非所以言學

懲此不爲將入於縱任無作蓋有懲而輕將有激而重其勢必然其究且疎脫缺漏因循玩弛故兩忘則無事矣然豈易言哉今執事種種酌酢視文理密察強毅齋莊者如何反省精思則百尺竿頭豈更無步可進耶蓋孔子四十而後不惑然猶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况吾儕乎便中千萬裁教書未憫時艱危至欲流賈生之涕此亦在吾輩藏器待時總怨天尤人不得也如何如何

答李汝貞

儒佛異同之辯不必急急於此而彼之言說近吾儒者亦不必故加排斥以求異要在念念不欺良知自強不息到得精義入神則千古是非只在目前毫釐彷彿如見黑白矣不然流入意見想像

南野文集

卷二

五

終無自得也治心病如治身病紛紛衆言莫非方藥惟對病求方苦口服藥則邇言俚語無不爲益况其近道者乎方非對治藥不猛進則聖人經訓徒長意識况其不出於聖人者乎來書所謂時時內照惺惺不昧果能如此致其良知喜如此怒如此樂如此目於色耳於聲口鼻四肢於臭味安逸莫不如此則五賊不能爲盜七情不能爲翳莫非吾良知之用矣來書謂敬字不如覺字喫緊此恐是泥文着相意見所蔽心常惺惺卽覺卽敬不敬則亦不得謂之覺此亦不可不察也

答張士儀

來書極是懇切讀之警策多矣虛浮傲物是人生障道因緣然傲

非必以輕忽爲心肆陵侮之行而後謂之傲也見己之是而不自見其過見人之不若己而不見其勝己不能善與人同而樂取諸人皆傲惰之心也故虛浮之氣日隨知識以長而不自覺今士儀自覺其傲則傲不能爲士儀病可知矣然僕豈敢謂吾輩精神志意果無纖微之近乎傲與虛浮而謂士儀之言爲無病認病刻責過甚者耶昔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故知之未嘗復行今吾輩誠能於己之不善知之者則不復行如是而致其知則凡幾微隱伏必不可得而欺亦如顏子之未嘗不知故非謙則不足以復而非深自刻責則不能謙願士儀益勉之甚冗草草作復諸友相見出此見意久不得立畧書殊懸念便中亦望道此

南野文集

卷二

語

答希冉

來書謂欲因事勉強收拾放心何爲事至之時將欲勉強者又不能自致而此心茫然不知所之足見別後省察不懈然亦是學問頭惱不甚分明所以有此夫心者仁義之心放其良心者不仁不義之心收其放心者去其不仁不義以復其心之仁義蓋己所自有而自得之者也夫學道莫先於立志志苟真切如飢之求食渴之求飲欲仁斯仁欲義斯義矣凡欲勉強而不能自致者志不真切故也希冉去吾千里之遠然志欲通書便能通書豈有自己仁義之心不假外求顧欲勉強而不能自致卽於此可以責志矣明德者明其明德於天下國家親民者親其天下國家之民民非對

君而言如務民之義民可使由之民卽人也如必對君言民則庶人豈復有親民者故夫言親親仁民愛物則民與親對物與民對若專言民則親與物皆舉之矣若專言物則如厚德載物成已成物之類親與民皆舉之矣豈亦以人爲禽獸草木耶小試暫屈且可修己待時菽水可以盡歡祿養不如善養古之孝事其親者如此千萬努力薄遽草草

答劉成卿

來書足見爲學真切然尙有可論者謂良知之學無間動靜則誠然矣謂隨事精察觸處皆理暇則靜坐更覺此心靈瑩不昧却是微有動靜之分也夫意念之知覺爲感知覺之感應爲事覺接人

南野文集

卷二

五

卽意在接人是爲接人之事覺靜坐卽意在靜坐是爲靜坐之事故事者非他意念之感應者也靜坐非暇接人非擾靜坐非無接人非始有也意有善惡故有格不格之物致知者良知文理密察知善必爲知不善必改是謂各得其理是謂靈瑩非有二也今徃徃二言之恐是語病然毫釐不察則接人與靜坐有兩種境界各得其理與此心靈瑩有兩種功夫其於精一之旨將不免於千里之謬矣來書又謂學者所以疑良知之說皆習見口耳之知遂以爲外初不知達天德之知誠然誠然口耳在外而知卽天德之知也無天德之知則口耳無知離却口耳之知亦無從而見其所謂天德之知者故知一而已矣無內外也無自欺以自慊其知者

亦一而已矣亦無內外也今之疑者恐未嘗有正心誠意之志尙何內外之能辯哉來書又謂浮氣橫生遇事過於慷慨峭而不裕蓋無柔克之道知峭而不裕爲浮氣卽是良知既知之卽警惕懲艾氣自不浮卽是柔克卽是致知然浮氣亦只是好勝與功利之私根着於心故感觸則勃然而動然蕩滌好勝與功利之私浮氣自無由生所謂持志以養氣者也若不知於志上着力別求柔克之道恐未免如扶醉漢扶起一邊倒着一邊矣先塋工方嚴作復草草

答楊汝容

世路難處自古已然孔孟所以處難處之時者禮行遜出甚有委曲然以義爲質信以成之蓋利害毀譽不入其心則本心自有妙用雖至於舍生取義非期於立名至於安身存位非期於爲利故未嘗違心以從人亦未嘗拂人以從己毫釐善利之間更願體察精一有以徃復幸甚

答梅純甫

純甫外補候選部傳來一二誹謗僕爲之愕然夫多言爲躁而簡默則又以爲厚貌雷同爲比而謬誤則又以爲好高士大夫誠難於今之世乎然在吾黨聞謗則喜正可因之爲切己受益之地想純甫亦眞能如此矣來書謂民風士習朝夕疚心知風之自內省不疚則化凡有出於聲色之外者矣純甫乃歛然自謂師正無本

僅惟守法信度節用愛人與斯民享和平之福安靜之休夫守法
信度節用愛人必小心翼翼而後能與斯民和平安靜非自致其
喜怒哀樂之中和不足以及此此正格物致知之實學而純甫猶
謂之無本然則外此而別有所謂本耶道不可須臾離學不可須
臾離龍溪諸兄諒相與切磋不懈萬萬自愛

答陳華山

承翰諭簿書之間庶務叢委無非實學惟洗滌舊知舊聞種種向
外精神打疊一處直自獨知一念根實理會卽物致知循吾本心
以往立見真體期無負於門牆而未能也幸甚幸甚夫人心獨知
萬物皆備是是非非感應而通各有自然之則惟且晝所爲計功

南野文集

卷二

三

謀利向外馳求卽自作欺蔽而不能自慊故無以致其極而陷於
不誠此亦只緣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未能真切以致如此今能
以真志真知於事事物物打疊種種向外功利之私而一意於正
誼明道信乎簿書叢委無非實學一切舊知舊聞自不致流爲虛
見虛說又焉有期無負而未能之慮也惟是志難立而易奪難精
而易疎良心難純一而私僞易以攙和此僕所深病而願與同志
共勉之者千萬毋忽

答敖純之二條

承純之手書慨然欲脫去舊習期於斯道一日千里甚幸甚幸中
間推許太甚殆過於相信愛而不知其惡然敢不自勉以副盛意

所惜往時相聚未嘗直從心地真切砥礪拔去私邪而徒口吻談說未有定靜安慮之實則區區自詭誑人負諸君多矣雖悔何及來書謂天下事理本諸吾心而自足君子之學求其放心而已此數語者真聖學要旨又謂素性喜靜人事職業兩岸殊覺此心未有脫然之時此殆用功未精未得真靜故也人心本靜只緣名利兩端變出種種得喪利害榮辱毀譽貪愛憎嫌詘迫苦惱之私君子學以致道誠有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逝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志一切情欲真如解枷脫鎖此心真是其介如石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百端作用皆是真心發見不染私邪方是求其放心方是真靜故灑掃應對莫非實學造次顛沛莫非樂境人事職業自能坦蕩蕩矣不然未免徒爲戚戚流浪光陰願純之努力自愛無若僕之時過而悔也

又寄

南野文集

卷二

天

別純之甚久數從洛村諸兄知京中相與講學之詳騏驎奔軼駑駘望風長嘶矣學患無志有志矣患不知良知不足以適道尤爲大患者志不精一而遂以意見爲良知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吾輩講習日久豈不各見大意然於世俗富貴勢利之習雖未嘗沉溺根著而隱微之間要亦未能盡忘則亦豈得爲精一之志而意見之爲蔽亦不可不察也自謂寬裕溫柔焉知非優游怠忽自謂發強剛毅焉知非躁妄激作忿戾近齋莊瑣細近濬察矯似正流

似和毫釐不辯離真逾遠居之不疑則欲反無由矣然非實致其
精一之功消其功利之萌亦豈容以知見情識而能明辯之者純
之志道篤切又得良友之輔行著習察深造自得幸有以助我

答朱鎮山

鎮山與沈思畏同時按閩亦是斯文一大機會鎮山又官爲督學
開場演法正是職業但不求近功速效直從自己獨知真實不欺
處隨才接引因機開導則良知人人固有當有勃然興起莫之能
禦者近時學子大患未有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明德吾心之良
知是是非非虛靈不昧衆理具萬事出者也誠欲其昭明暢達於
天下則必隨其所出之事循其所具之理一切視聽言動喜怒哀

南野文集

卷二

五

樂居處執事與人皆不敢苟焉自欺以昏放其良知夫然後視聽
言動喜怒哀樂變化云爲達之天下者莫非良知之發見而明德
無處不昭著明察者矣此古人格物致知之學蓋欲明明德於天
下之志爲之主宰也苟無主宰則物誰與格知誰與致而種種講
說總是聲音種種事爲有同笑貌矣故今日接引開導須就學子
眞志提醒所謂殺人從咽喉着刀也承欲躬行有氣魄者大聲詔
告開示蘊奧此正今日鎮山所能自任者尙可誘之何人乎僕早
歲頗耽靜養一意省事便覺事事非我所能及作州思得無所退
避只就自己力量所及忠信篤敬不敢苟且亦自勾當得辯乃知
爲仁由己未必不係乎志此未足爲鎮山道因問聊一及之以爲

任重之助耳

答陸子翼

昨者竟日淹留然鄙懷尙未盡也格物致知是吾人日用間心上着實踐履功夫心必有意意必有知知必有物物也者知之惑應酌酢若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也知也者自知之明視聽言動之非禮喜怒哀樂之不中節一切善與不善誠密察而不自欺則莫不知之所謂物之則也格如格其非心之格是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凡感應酌酢密察其自知之不可欺者物物格之視聽言動去非禮以復於禮喜怒哀樂去過不及以中其節一切事爲必不肯掩不善而著善使吾自知之明常自快

南野文集

卷二

三

足極乎其至而無有厭然不滿之處於身如此是謂修身於事親從兄宜其家人如此便是齊家於事上臨民錢穀甲兵用人立政莫不如此便是治國平天下吾人舍此一段功夫更無安身立命處然非真有明明德於天下之志亦只是空談子翼明敏特達僕所望於子翼者不但爲一代名世偉人然名世偉人事業亦不能舍此格物致知別有着力處也先師大學古本提掇此事頗明今往一册觀之請於日用間切己體驗必有所得亦必有所疑更能迂情過我信宿而別則後會雖未可期亦庶幾不負子翼拳拳之愛矣

答陳豹谷

良知之學來諭所謂篤志用功死生一念者既盡之矣審如是自能毋自欺而常自慊自能見過內訟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自能精義利用窮神知化今之學者卑之則泥於粗淺形迹之末而不足以致精高之則玄悟妙詣未免流於意想知識而無補於實用要皆未嘗篤志用功死生一念之致然也如是而欲格物致知以明明德於天下猶之却步而求前也夫明其惻隱羞惡之德於天下而仁義不可勝用明其恭敬是非之德於天下而禮智不可勝用故近之爲愛親敬兄遠之爲仁民愛物本皆實事莫非躬行非志篤而不以忿欲二其心者不足以與此執事師帥一郡身教言教當與諸共學者立志處警醒提掇使之自成自道正恐

南野文集

卷二

三

志之一字未有着落則所謂篤而不二者俱成閒談而凡識見之所到思索之所及俱爲捕風捉影竟無着實根脚也僕近日所身親試驗者如此惟高明念之

答湯繼寅

陶新岑鄒東廓相過亟稱愛民之政知繼寅之所以獲於上下者如此今人動稱作縣之難殊以爲苦然古聖兢業克艱何敢以易心乘之而未見其苦者何也蓋其所以不敢易者精密於人心道心之幾知好生之德有未易盡而功利在所不計乃今之所以難者則皆功利之私而於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或忽而不察是古人難今人之所易而今人易古人之所難也夫難

易之辯其機甚微僕於繼寅蓋不徒以今之能吏循吏相望輒效此致愛助之忱

答孫宗禹

來書謂終日百爲此心少有蔽翳便有可悔真覺志學之密不可以造次顛沛或離又謂毀譽一念尤爲大病聲負其實輒不免於動心此皆近裡著己實語但不知宗禹所謂志是何等志志旣辯則學無蔽病所覺自別蓋古人之志欲明其明德於天下明其明德於天下者欲發揮其親親仁民愛物之德於天下也故隨時隨處隨事無非學盡其親親仁民真誠惻怛之本心雖造次顛沛一念必於是而不離少有私意間之卽中心耿耿真如塵沙之翳目南野文集

卷二

三

如楔石之蔽塞口鼻必去之而後爲快蓋終日兢兢業業臨深履薄者以本心之存亡爲生死惟恐私意微動卽陷溺以死而不可復救也故凡毀譽之來皆益以感動其心曰是告我以過而導我於善者用益省其所未至而不敢足乎其所已能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之學正己而不求諸人者如此諒宗禹旣已昭徹懇到聊因問及述所嘗與諸友切磋者云爾

答陳履旋

來書謂應酬過多輒自厭煩旣覺不免降心順俗愈覺不盡是蓋有意求靜故厭應酬之多厭之而不能去故降心以應而靜意未嘗忘也故愈覺不靜周子云無欲故靜今有意求靜欲也厭煩又

欲也勉强順俗又欲也心惡得而靜哉又云不知未感之前還須
用功抑仍一事上磨練使之慣熟以至自無煩惱而後已如此則
是別有無事之時而所謂事上磨練者只作得半截功夫非大學
格物致知宗旨也夫身必有心心必有意意必有知知必有事若
有無事之時則亦當有無心無意無知之時耶身心意知物未始
須臾無則格致誠正之功亦不可須臾離又焉有未感之前又焉
有還須用功之疑耶夫格物致知者就身心意知感應之事精一
於有過無過善與不善之幾無過則已知過則改無不善則已知
善則遷於以自慊其獨知而未嘗有意必固我於其間夫改過遷
善以慊其獨知則物格而知致未嘗有意必固我於其間則意誠
南野文集

卷二

三

心正而身修此古人孳孳爲善必有事焉之功也故雖紛紜勞擾
而不以爲苦雖淵默澄靜而不以爲樂蓋此心之知無間於紛紜
勞擾與淵默澄靜不可得而厭不可得而貪故惟日孳孳斃而後
已不容以意之所便爲取舍也承問學拳切輒述鄙見以復

答張淨峯

翰教謂數年涉事對境覺意見想像毫髮不得力日用斟酌只是
是非非兩端感應無窮自知自覺自省自改極是直截極有精微
所患只恐欲不能割纖微苟安俄頃變換平直之中便多窒礙乃
假立虛粉飾暗昧日進退於意見之中積歲累時總無日新之益
此其病甚於自畫者矣誠然誠然僕以爲欲不能割更別無可解

說只是志不果確志確則止止則感應醉醉湛然虛靈寂無所動於世間種種色色澹泊無味不見可欲又焉有欲不能割者近時有謂見本體則欲自消但不知見本體之功如何作用又有謂有所作用卽非本體者此語雖未爲無見第恐茫無可入誤已誤人不淺也浮峯倘得其意幸有以教我

答雷古和

書中所稱天地逆旅升沉浮陰榮名委蛻好毀幻劫而人以身游乎天地之間所以日月爭光者此心而已此古和超然之見非世俗所可企及者也夫人未有不見其大而可與其學未有不實致其知而能立乎其大者心之良知本自虛靈本自高明廣大不自

南野文集

卷二

三

欺而常自慊則虛靈之用充周而不窮故於其身也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而未嘗有所激作也其於人也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而未嘗有所忿嫉也其於得喪毀譽若浮雲之聚散於太虛而不能爲礙若鳥音之過耳別擇分明而未嘗有所留滯也其撫世酬物是是非非隱微之幾莫見莫顯如權衡之推移而輕重各得其平也古和於此庶幾近之矣劉元城所善稱停之說殆亦有見於虛靈之用如權衡之於輕重者然而未易言也故學莫入於無欲聲色貨利常情之所溺而志士所不屑然志士之志直欲行高一世石垂不朽則亦未免於意必之累而激作忿嫉交聞於中亦足以消其虛靈之用以古和之高明世俗嗜好自不足以

干之然而志士意必之累則亦不可不察也庠士談經之暇有可
以助我者無惜遠示庶因之效其一得以相切磋耳

答殷時訓

得書知近况極慰所云比年以來惟知天地間止有此學一生止
有此事又云不全放下終難湊泊可謂用志不分必欲纖塵淨盡
一疵不存者矣甚善甚善又云世間一切無益可省之務盡欲屏
捐而矯枉之過漸成迂陋此則有可論者夫一切世務知其無益
而可省者則省之誠是也此正格物致知之學不得謂之矯枉若
以矯爲心則於事物之應雖有益而不可省者將爲矯之一念所
蔽或一槩屏而不自覺或覺其過而又不肯勇改此則於物爲不
格於知爲不致未免有喜靜厭動之偏矣夫萬物皆備於我而天
生蒸民有物有則則者非他也良知是是非非其則不遠不待睨
而視之彼也者事事物物循是非本然之則而處之必得其正爲
之必用其極則貧賤富貴夷狄患難出處進退皆有實則而不容
以任意爲之此僕所願與朋輩共勉焉而不舍者因便附致區區
幸與諸同志商訂便中還示知之

答陳督學

近時士大夫雖名爲有志於學者未免藏頭改面不肯直下承當
其稱名借號以爲但當潛修默進不必立此名色不知裏許盡是
媚世趨避私意果何所修而亦何所進也故僕嘗謂爲小人而有

忌憚則不能爲真小人爲君子而有忌憚則不能爲真君子如來書所云可謂直行不忌者矣近日王新甫督學廣西其邁往亦如此誠得督學如二君者十數輩又何患此學之不明善人之不多也科舉仕宦猶之舟楫將以載濟人之物而布之四方者故舉業之學修之於身則濟人之體立達之於政則濟人之用行竊恐學之者未有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耳如卽舉業之物循其獨知而格之必蘊之爲德行而發之爲文辭必以行吾之志而非以爲榮身肥家之計則亦所謂灑掃應對便可到聖人事顏孟周程復生其道必不易此由此而推之凡爲官者簿書期會稅歛刑罰亦莫非格物致知之功蓋善惡邪正不必應物其要只在定志志邪而物邪志正而物正矣凡此諒已曉然明析啟迪諸士之餘因以自考幸甚幸甚

答陸汝成

往在京師相與究格物致知之說愧未能盡然知汝成真能用心於內不徒以鄙言爲足悅而已也鄙人亦安能不拳拳於汝成乎夫格物者卽日用踐履之事物而格之必循其獨知務極其當而不雜以私意之謂也致知者致吾獨知於踐履之間必自慊而不自欺之謂也卽以簡刑言之動於賤惡忿嫉之意則有當宥不宥動於親愛哀矜之意則有不當宥而宥動於憂患恐懼之意則或宥或不宥皆不得其當此惟吾心自知之故必循其獨知務求其

當而不雜以私意然後爲能格簡刑之物各極其當而無私意之雜則獨知始快然滿足而簡刑之知致夫然後仁愛之德克明於簡刑之中矣由此而推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其道誠無以易此所望汝成加意體念終身由之誠有不能盡者沈思畏道長談間亦曾商之乎

答朱子和

來書謂蒞任以來未嘗得一日休暇以從事於問學足知子和好學之志念念不忘然猶講之未明未免如子夏所謂仕優則學云者大子夏以文學爲學故必如來書所謂得休暇以從事若孔子之學所告顏冉諸賢者可見矣居處執事出門使民州里蠻貊造南野文集

卷二

七

次顛沛無時無處不用其力此豈有待於休暇哉來書所謂體察此心以求無負正是孔門求仁宗旨既知此意便當時習而說又何至以案牘之事爲蒿目薰心者乎僕幸賴先覺啟迪真見此學是萬事根本是生人命脉具有不可須臾離者正欲與子和諸賢時復商訂顧未緣面晤有耿耿耳倘公程之便一枉敝廬庶幾盡所欲言

答周以介

以介尋釋鄙言復往書問甚善甚善聊就所及少敘區區來書謂水湧爲波波平爲水以此狀心誠有如明訓者第水本無波而心則有念謂無波爲止水則謂無念爲本心可乎夫水一也湧則爲

波不湧則平而爲止水念一也危則爲人心不危而微則爲道心危微之幾間不容髮知念之常有而不知有之易以危知念之本微而不知微而未嘗無則皆未免失其本心此正不可以不精察者也來書又謂此念有着物時有着物時妄念固爲人心而着處未必皆妄察之固所當精而去之似非心體夫心必有念念必有事如鏡必明明必有照耳必聰聰必有聞無照則焉有所謂明無聞則焉有所謂聰無事則焉有所謂念無念則焉有所謂心鏡之明照色照空而無非色非空之時惟着色與空則昏矣耳之聰聞喧聞寂而無非喧非寂之時惟着喧與寂則瞶矣心之念靜專動直而無非靜非動之時惟着靜與動則妄矣故念不能無而着不可有此亦毫釐之間不可不精察者也書末所論虛立易惑而忠信難入此最近來好尙空談不務實行之深病然高明中庸本無二致則吾黨實學全功亦不可認忠信虛立爲二或倚於一偏也

答葛子才

來書謂前書憂懼之說非爲毀譽利害而然蓋懼其事之有未當而憂其心之有未盡夫如是則卽戒懼謹獨之功格物致知之學矣然亦有疑似之微不可以不察者天懼其事之有未當則求當其事而已憂其心之有未盡則求盡其心而已求當其事之謂懼而未嘗有所懼也求盡其心之謂憂而未嘗有所憂也故其心當

如臨深履薄亦常如鑑空衡平故戒慎恐懼亦卽是不憂不懼不
如是則未免爲有所憂懼失其大公順應之體而涉於自私用智
之蔽雖屈伸往來之常而毫釐倏忽猶不免於利害毀譽之雜矣
子才誠於此益加精密如古之所謂切磋琢磨者固區區之所深
望也相見未期有懷耿耿

答鄭篁溪二條

執事主盟斯文固將以文進多士而教之僕竊觀近日敝邦之文
殊切疚心而未知所救固知執事之疚心有甚於僕而必思所以
救之者也夫修德於身而吐之爲辭如居燕而談京華之壯麗居
越而談湖山之明秀莫非實履親切有味所謂善言德行其與善

南野文集

卷二

五

爲說辭者固皆不可易及而實學文之準則也若程試之文前輩
工爲之者其學亦自可見蓋猶欲往燕越或慕說奇勝日從其膏
往返者秦稽圖誌問辯而思索之必審必熟如是而立言亦往往
得其近似乃近日則直取近似之言剽其緒餘以爲圖誌所載金
華之壯麗湖山之明秀盡於是矣則惡能有萬一得其彷彿者乎
象山先生嘗自笑只鬪得時文然象山蓋鬪其挾功利之心而工
於文藝以濟之者也若志欲自明其明德於天下而以舉業進如
陽明所謂修見君之贊者則孔孟之所貴又惡得而鬪之故僕以
爲救時文之弊必使士子修德而講學蓋導之實往燕越則其稽
圖考誌審問熟思自不敢苟而其言之似與不似亦將自求而自

知之若徒咎其文之繆由於經之不明而不幸之以修德之學則終將各以其意治經而未必經之明各以其意作文而未必文之則也弊滋甚矣高明以爲何如

二

使還領手札知諸生奉白鹿之教幸甚幸甚論以良知自無不能誠然誠然自無不能者乃其本體擴而充之以增益其所不能而弗能則弗措者乃其功夫大學所謂毋自欺而求自慊中庸所謂己所不欲者勿施於人孟子所謂推不忍以達於所忍推不爲以達於所爲則擴而充之之功也蓋孩提能知愛親敬兄而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夫子之忠恕亦惟推所求乎子與弟者以事父兄

南野文集

卷二

罕

耳及其至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豈非至近而至遠者哉執事天常甚厚誠於此體驗擴充則深造自得左右逢源有假求者矣

荅王武陽

近日東廓晴川諸公枉會南明小館留十餘日兩邑士友聚者數十人卓然者不少反覆講習甚受麗澤之益昨有患私意不能消盡者僕告之曰志不真則放逸而爲私意志真則不放逸私意無由生矣其友乃自敘立志未嘗不真卽今親師取友與凡應事接物莫不專心致志而放逸竟不能無宜別有消除之方則喻之曰今人行康莊坦途固未嘗不專心致志然而行歛仄險徑者則心

又加嚴矣若夫羊腸鳥道左右深淵全生殞命係於慎肆之間則其專心致志比之歛仄險徑者已自不同回視康莊坦途則幾於無所用心者矣今諸君亦嘗以心之存亡爲軀命死生乎則其事心致志恐未必如行羊腸鳥道者戒之嚴而凡所以放其心者間隙未嘗窒塞其與所謂無以尙不可奪者相去何如恐未得遂謂之志真聖人言戒懼毋自欺言見賓承祭臨淵履薄已是進修要訣外此別無方法可設也其友曰心體平易如此却是意必則告之曰君子必誠其意必慎其獨亦是意必乎以此爲意必却恐以怠緩縱弛爲平易則終於放逸而已矣時諸友皆惕然有省令郎在會中告行輒書奉聞或可與彼中切磋之助也

南野文集

卷二

四

答賀龍岡

來教皆切近精實體驗所得受益多矣幸甚抑其中有欲請者敢布其畧良知本虛致知卽是致虛真實而無一毫邪妄者本虛之體也物物慎其獨知而格之不以邪妄自欺者致虛之功也故格物致知則至虛至靈皆我固有若有見於虛而求之恐或離却事物安排一箇虛的本體以爲良知本來如是事事物物皆從此中流出習久得效反承蔽障程子謂橫渠言清虛一大使人向別處走此亦不可不精察也凡事求討格子固是舍本逐末然心之良知恍惕必於入井慙憤必於噉蹴恭敬必於賓祭雖屢變而不亂至於凡事莫不皆然謂之有格子可也所謂有物有則者也然變

易無常惻然而怵惕矣忽赧然而慙憤又忽肅然而恭敬雖不亂而屢變至於動靜有無莫不皆然謂之無定格子可也所謂無方無體者也夫動靜有無亦是良知變易之名紛然而錯擾者良知之動而有然未嘗增也凝然而專一者良知之靜而無然未嘗減也動極而靜未嘗有靜有靜則不復能動矣靜極而動未嘗有動有動則不復能靜矣故有見於動靜則動時無靜靜時無動物則不通者也有悟於良知則常動常靜而無動無靜神妙萬物者也周子言有無動靜本誠神以爲言猶夫易言神而不言有無若諸子執動靜有無以爲求神易則失大易之旨宜橫渠以爲陋矣來教謂無動無靜爲虛虛故靜無而動有有無二者循環於一虛之

南野文集

卷二

聖

中故虛能通有無貫動靜而神語意似未甚瑩幸更察之來教舉近時同志元來渾成不用功夫之說而闕之以聖賢非性生必寡欲致知之說甚善甚善然又謂堯舜以後渾成之聖賢爲誰却似未盡夫良知本自知愛本自知敬然必擴而充之然後能火燃泉達故自本體而言則平旦之好惡小人之厭然何嘗不渾成自擴充而言則堯之兢兢舜之業業何嘗無功夫不用功夫卽昏卽放所謂渾成者安在然離却渾成則亦何從而用其功也吾兄好學不倦每得一書輒用警發承下問不覺喋喋

答黎本靜

曩得外補之報心頗疑之曾二守轉致手書始知爲高堂計此區

○暗者縈念故知本靜情所汲汲必如此而後慊而其他非所計者別來許時每念不得與諸君朝夕論心輒抱耿耿乃今幸本靜官此近地猶得書問相聞也象山先生謂爲學在人情事變上用功自事親以至治民皆事變也愛親信友與夫忠君仁民之心皆良知之發至善之情也如本靜今日卽事親之事而格之于思百慮無所不用其情則事親之良知始慊而無少虧歎愛親之善明諸身而無不誠矣推之信友獲上治民無不皆然則物無不格知無不致而善明於天下此正仕學切實功夫而今人或視爲長物故別求當官之法當官之法豈有更要於此者哉向與本靜拳拳言此想今亦自覺果有實用人便適病倦草草裁答有新得不吝

南野文集

卷二

望

遠示得因效切磋也

答何益之

頃承翰教恍如面對數年間四方學者益衆講說益詳然究其爲功乃非反身切己相與磨礪粗厲蕩滌邪穢而其爲說亦非汲汲於志行公私義利誠僞之辯而驚於廣大微眇之論自以爲超詣獨得理明義精而於忠信進德之道日益以遠則豈非吾徒爲之倡者躬行不逮所致然耶近聞京師文會頗不如往者之密乃今有望於執事矣甘棄林壑實以八旬老親菽水繫念耳乃承知舊諸公猥眷欲汲之同升第恐才不適用終負知己執事其何以教

自人京益覺善與人同之難平居所與遊處志同氣合相敬相愛
自謂有根心生色之實至遇齟齬拂逆未免憎嫌又自以爲好善
惡惡之本心而不知黨同伐異是己非人固已潛滋暗長乃知舍
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真大舜之所以爲大然非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亦未易以深造乎此也

二

往歲兩奉書問不知達未億南都領教嘗談及慈湖先生之學兄
直謂曉解不得某嘗聞諸師友慈湖有受病處亦有得力處想比
來精思妙詣必得其所謂受病者何如與得力者何如幸不惜遠
示近日友朋中有謂古今學術與我相牴牾大疑難處須將較訂
一番彼己端緒畢見庶不至於自用某嘗以其言爲然兄謂如何

寄李子實

初聞子實得第旣甚喜比得及第報又甚喜非爲子實喜得美官
也此官清閒無他責仕惟有預養天德自成其才以爲大受之地
想子實所以自慶自許者亦如此此境難得慎勿蹉過也喜仁伯
同登而趙大洲放純之王子難諸君皆爲同官且夕切磋日就月
將當於此學益精益求精矣第區區之私所望削盡見解聞識直從
心地上改過遷善此君子慎獨之學天德王道之要也然須真有
必爲聖人之志然後可以語此今初入仕途種種意氣種種激作

感憤未可便認爲真志更須靜思而精察之根本既立百凡培壠
灌溉之功庶有實用若但從富貴中感發意氣改換念頭此與真
志大有逕庭譬之植桂枝於棘稍其葉蓊蓊而枯槁隨之不足恃
也子實舊學既有得力此等處諒不待贅所願常以此意與諸君
相砥礪從此當日進無疆矣拳切之望

答王汝學

別人渴思一會去夏得榮擢之報甚以爲幸而叨轉比來又甚悵
然成已成物原是一事學於己者不厭卽是不倦之誨故孔子云
無行不與良知彼此完具欺慊之幾人所易知易能精專在我則
人自應之將有不言而信者此謂以身教者從也聞與三溪諸君
南野文集 卷二 墨
常尋鷄鳴之會茲幸渠復南朝夕切磋於此當深造而自得之矣
迫除多冗聊此布謝

答翁東崖

曩邊圍孔棘恃公爲長城豐功慶譽簡在 帝心嘗叩之當塗稽
之輿論無不敬公者坦懷展布罔失法度天休將自至近事無足
介介也所論莊生齊物要亦近吾儒見大心泰之旨惟其縱恣脫
畧不知致知格物之實故未免於有蔽而後之用其說者或生于
憤激而假以自寬或取諸見解而非其自得故亦未足以窺莊生
之至如公學有本源功有實地見大心泰于已取之齊物未足論
也使遷草草布復佇俟來教

答王蒙泉太守

來論有提掇大端大本之說夫學正患大端不明耳良知之靈於義利公私誠偽分毫不可欺蔽某嘗謂無功利之心則通體是義出義則入利矣一體萬物則通體是公出公則入私矣不失赤子之心則通體是誠稍有起作卽入於僞矣大端旣明則禍福利害莫之能二二則間不二則無間來論謂中間遭值不偶吉凶禍福死生利害以之此殆大端旣明之效耶又謂志不篤行不力而間斷居多則恐所謂明者尙未能澄瑩精一抑執事望道未見之心也良便尤望惠教幸甚

答何善山

南野文集

卷二

吳

得書知上下相信可以觀政矣高蹈之志且未宜動古人內度諸已外觀諸人得則行不得則止若人無所忤己可以自盡卽不必屑去也有此一念亦足以累心病政如何如何君子隨其所至過惡揚善順天體命故弦歌簿書催科鞭朴只是一心只是一事若判爲兩途便未免涉於意必故或失則愛或失則忍或失則踈或失則迂皆意必爲之蔽也來教以幾微作用不能潔淨精純爲懼足知用功精一意必不能爲蔽宜其無不達者矣

答周良卿

兩得書及晷說知進學不懈爲慰士之學教官之教猶農之耕田
峻之勸相不力則民失其所以爲生然世之人去農而業商舍五

穀而事夷稗誤已久矣今欲盡去其所誤以歸於正非大勇不能
所幸良知在人無有提而不悟呼而不醒者然須真有爲聖人之
志直截將有識以來種種習氣徹底勘破全體放下則赤子之心
本自光明瑩徹本自充拓變化如日中天如水行地真不假知識
湊泊意氣幫助者想良卿久已洞然於此比來磨礪煅煉新得如
何千萬寫示

答張維時曾思極

兩得書知雖在仕途能奮拔自立慰甚慰甚人自有生以來心識
浮動加之事物牽引繫累天真不胥而泯滅者幾希矣君子洗心
退藏反之未發之前以得吾赤子之初而真見夫良知之體如太

南野文集

卷二

聖

虛之冲漠無朕種種事物如萬象往來於太虛之中初無所礙則
凡世俗所貪好慕戀者何啻流霞浮彩過目而不可留情欲染汙
何啻穢臭之宛體其戕賊吾心何啻鴆毒之害命所宜大愧大懼
務絕遠之爲安然後爲匹夫不奪之志然後爲見大心泰之學想
二君反觀默識當已洞然於此矣情欲之溺人也甚於水仕途水
之海也漬足不已遂至揭厲揭厲不已滅頂爲凶矣可不懼哉

答聶子安三

承貴治諸友拳拳極深感念別後能數相見否沉香謙虛最學者
對病之藥致知固是大頭腦然常提省此意尤覺得力朋友互相
規切須是信在言前一點便化始爲善道如僕資質駁雜子安却

不妨痛加箴砭無所忌避自度頗能堪受得也

二

玄潭之會過承虛聽第愧無能爲益耳子安天性豪邁自是任道之器又學有師承知作意矜持之爲病不至墮落第二義者第未知且晝脩習果如古人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與否亦不可不自省也子安若只作後世豪邁人則更無可說必欲追踪往哲則百尺竿頭豈無步可進也亮之亮之

三

聞邇來上下相信足見明善誠身之實政自此順而易矣然君子之心不爲順遷不爲逆移不爲難沮不爲易肆惟自己真誠惻怛

南野文集

卷二

哭

之心未充滿處日求充滿未精純處日求精純少有順逆難易之見卽未免流入彌縫粉飾子安於此幾微之際想已洞察辱素愛聊致無虞之警耳

答洪峻之二

往歲京師之會峻之志懇意篤警發僕者不少愧未有以相益也比來方覺少進冀峻之亦更精明而彼此相違無緣頃刻披對少效切磋徒耿耿耳致知之說近來講論益詳然見解不可以爲真知惴惴不可以爲實際一切俗情斬截不淨良知未到圓融瑩徹未能自快自足而徒於一事之間一隙之明以爲物格致知其爲自欺大矣朋友中幸以此意默相規勉亦輔仁之道也鹽法想旣

有次第其大者僕所未知第聞掣放貴有時貴有定數節量遲速使不至壅滯斷絕自然無甚賤甚貴之患商民兩便而趨者眾矣此唐劉晏之意而前輩行之亦有明驗者尊意以爲何如

二

來諭今日之學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更無別法誠然誠然蓋昔者曾子之戒懼也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夫臨深履薄真是生死所關一步蹉跌便喪身失命故不待強其心以戒懼而自不容己者志切故也今學者視其心之得喪果能如其身之生死者乎則其從事於戒懼亦未免或作或輟乍斷乍續就其作而能續之時亦未必能如臨深履薄之真則志不切故也凡今從事於學而不能日新只可責志志微且眇而分奪之者甚大且眾蓋有浸漬攙和而不自知者峻之特立之志僕所不及第未知戒懼之功猶有作輟斷續否儻未免焉則所謂未能如臨深履薄之真者隱微之際不可不深察也

答谷龍崖

來諭獎借過甚非所敢當殆誘之而欲其至於是耶則不敢不勉矣爲學爲官本非二事子夏事文學故有仕優學優之說孔門學求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終始典學而造次不違此豈非執事所及求而自得之者耶人情世故固有難處者然君子匹夫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不愛其身而求躋斯民於安

養生全一切勞逸安危毀譽利害皆不暇顧而何人情世故之爲慮也凡以人情世故難處爲慮者恐不忍之心尙未能真切懇至而然苟真切懇至則凡危懼毀辱皆所以自盡其心固未有安心快意而能躋斯民於生養安全者也執事以爲何如

答劉生

堯舜之學只是精一於人心道心之間孔孟求仁養性同此道也當時雖有多識立言之士上焉者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其次猶知有本原以此事爲傍門漢唐以來豎起作正門正路而精一之學遂衍爲講說矣今日迷蔽良知妨廢格物之實莫此爲甚辭而闕之而後可以適道每與友朋談此徃徃安於所習惑而不信亦其未有真造於道之志然也

南野文集

卷二

辛

答友人

昨承教未便裁答謂當面悉竟以冗奪未遂叅承奈何近日朋儕中莫不知有致良知之學然須識取良知着落則致知功夫始更精切不然未免攙和兼搭只到門外不到門內也孟子言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又引孩提之童作箇樣子已是大段分曉了而學者徃徃識取未真則亦不可不察其蔽之所在來教謂致便是本體本體果時時存卽是致學者只致不必理會本體反復此語良知二字似未見着落孟子言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若識取赤子之心而曰此心時時存卽是不失則可矣若曰不失卽是赤子之心

却恐別有說也如何如何

寄柯雙華

居鄉理家此物最難格非物之難不欺其獨知而能自慊之爲難也吾兄於此磨鍊精切功力百倍矣好善不擇小怨惡不擇大凡世態紛紛不可人意非惟不掛諸口亦且不掛諸心然後處之無不宜此非自貶以媚俗聖賢高明廣大之心固如此也吾兄以爲何如

答問五條

私意一齊放下則良心流行不息矣學與思卽是一齊放下的功夫無所住而生其心之說若善用之卽是情順萬事而無情情順萬事而無情之說苟不善用卽流於猖狂自恣故君子之學要其所以用力者何如言語不足泥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是睹聞思爲一循其良知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卽是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用功精密自見非言說之所能盡

南野文集

卷二

五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良心是心之神明貫乎動靜者也良知上用功則動靜自一若動靜上用功則見良知爲二不能合一矣宜體驗之

格致誠正卽是養孟子言養氣亦只在慊於心上用功慊於心卽是致良知後世所謂養却只守得箇虛靜習得箇從容與聖賢作

用處天地懸隔

好惡是心之所有作好惡是心之所無所謂如鏡之照妍媸者得之鏡照物必有影影着在鏡上則鏡不明矣用功克治卽是行其所無事

吾人卽是爲道之志不切若爲道之志如取科第之志則拈起筆來無非以明道爲心矣此學者深痼之病宜實體察

答孫蒙泉

近日江陰之政上下交贊甚懋然而謙虛下人猶若未盡以與執事雖世俗溺於所見然吾輩反躬之學亦不可不自省也來教卽絲毫假卽全體假無此絲毫卽本體直達警發多矣說到此須造到此始是脩辭立誠不然總是虛見虛談無益於學朱子抄未曾

南野文集

卷二

五

詳觀大意與先師采刻定論同意而序中發明却似未盡末後引朱子新得數語其命意發端猶是舊學以此爲定見恐未足破疑解惑而反助之波也以合之盡其大爲存心朱子意本不如此異時恐有援此爲辨者省去文字休養靜觀亦起人疑學得其道多識前言往行亦是畜德苟失其道雖休養靜觀省去文字亦未有人手處也尊意如何以通其故一語上下不相承詳述二字古不並用此猶是小疵凡此等用論學傳世之文前輩往往反復商確不肯輕出今卽入刻猶可及改否然語意雍容氣象寬大殊無矜逸猛隘之態足知近來學力所進而觀者之所感必深矣中間數

言有局縮處却恐是氣習消磨未盡而用意收斂調停簡擇不得

矢口而發故爾以此益見得學尙有可進步處須精義乃入神也
道遠無面由承語多直致諒不以爲罪

答楊子大魯伯慎諸友

諸友手狀至中間悔恨真切足知志不少暫然只如此數數悔恨
亦未必有益須真見得良知是自己性命真實自致將去種種富
貴利達真如浮雲種種凡情俗態真如毒藥自然陷溺不得自然
無祇悔不知諸友於此却何如也相去遠徒以筆札論心不欲爲
浮泛之說故語多直致知能諒者

答吳蘇山

僕自歸來友朋時集得數數商量舊學但真實有志者固少而徹

南野文集

卷二

五

悟良知者尤少中間世情遮迷猶易警發意識襯貼卒難破除因
思吾儕雖與後來諸友精粗淺深稍有不同然不免落此二病其
爲不徹悟良知則一而已良知不得徹悟縱有格致功夫終是影
響蘇山以爲如何登壇開講雖非巡按事然時從講論及考校中
畧發端緒爲汗中諸生種後來善根鄙人至望諒蘇山廣教之志
於此當加之意矣

寄袁督學

別後靜養功夫何如督學校文未免勤勞夙夜求靜恐不可得周
子以無欲爲靜程子亦謂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故聖
人之學要在慎其獨知靜亦知動亦知靜亦慎動亦慎所謂動而

無動靜而無靜者也幸體驗之

答毛伯祥沈惟順

二君書中謂斯道聖凡無所加損而愚夫愚婦可以與能謂處身勵行當磊落軒豁皆慨然自任甚幸甚慰人之身心自朝至暮視聽言動之感應喜怒好惡之酌酢或作或止無非事物然念有善不善故事物有格不格而獨知昭然不可欺也君子身心之學於凡事事物物密察其昭然不可欺者改過遷善懲忿窒慾做得恰好到極處以自慊於其獨知方是格物致知方是誠意如此則事上使民錢穀訟獄無非實學而二君慨然之志始不孤矣

